小學重編 全

小學朱說重編 全

或有之然則與其雜聚諸說孰若朱子之自言乎然小學書朱夫子

為小學之羽翼亦可為小學之階梯矣況心術威儀兩款之所輯錄無非心學之傳也誠能朝夕誦讀樂而玩之則有若親承面命於考亭雲谷之間而當日編次小學之意可以窺闖其藩籬矣真西山所謂開卷肅然事我天君者豈獨心經一書而已哉萬曆庚子夏尤山

金長生序

小學朱說重編題辭

元亨利貞說曰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猶言齊好也春之發生萬物未大齊到夏時洪纖各各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齊到恰好處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利者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

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
感興詩曰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
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仁說曰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
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而其理固根於此
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
理者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為四德之長而又所以
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外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之端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
之道則主乎性情之理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
仁甚至於為忮為忍是豈人之情也哉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

旣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則與天地萬
物血脉貫通而其亦無不周矣故指愛而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
則仁也指公而為仁則失其眞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
義禮智之體具動而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不
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恭儉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
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
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兼包而貫通者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
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在學者其可
不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道乎

或問仁義禮智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寔此四
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實有是禮實有是智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

不足以載四者又加土王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曰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

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論

感興詩曰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君子幽探萬化原

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然後方旋生此四者出来不然只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

答張敬夫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於腔子外尋覓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性是天地之性亦不是自彼來入此亦不是自此往歸彼只是因氣之聚散見其如是耳畢竟是無歸如月影映在這盆水裏除了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光上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這裡去明年復來這枝上

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

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

或謂終未曉橫渠氣質之性曰性是天賦只一同氣質所禀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皆自氣質上来

人性雖曰本善而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則者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火水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義義多便遮仁）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

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是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夷狄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氣稟雖雜而不害為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耳蔀屋之中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小大）

已上言天道流行賦於人而為性

萬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說也如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惡而不羞惡有當辭而不辭當遜而不

逐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者皆失其本心此處皆當體察必有所以
然也只此便是日用做工夫處
問七情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曰也是如此問怒如何屬
陰曰怒畢竟屬義故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
似欲又較深分屬五行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
亦屬水
或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来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如
喜愛欲都自惻隱發曰哀懼也只是惻隱發蓋懼亦是怵惕之甚但
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横貫過了四端是理之發也七
情是氣之發也
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是也欲是情發出来

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静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不好底
捨心無以見性捨性無以見心故孟子言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辭遜是非之心
性是那理底心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
觀書絶句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周謨問人心形上下如何曰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謂操存捨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
黄義剛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義剛竊謂滿腔皆心也此特其

樞紐耳曰不然此心非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心豈無運用須常在軀殼之內譬如此建陽知縣須常在衙裏始管得這一縣也義剛曰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當在舍之內耶曰只得在這些子上也

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心所能虛靈也耳目之視聽所以能視聽者即其心也奚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

心之知覺乃是那氣之虛靈底視聽聰明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

問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又曰心無事時都不見到得應事接物便在這裏事了又不見恁地神

出鬼從

大學明德上集註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是心之本體

致知上註云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 是心之妙用

孟子盡心上註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依前是說本體處

且就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神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来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與這屈伸往来者相

感通

心者氣之精爽神即是心之至妙處又是氣之中妙處

心與理一不是理在面前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包蓄不住隨事而

發

訓蒙絶句曰性外元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虗靈虗靈妙用由斯出

故主吾身統性情

沈僩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虗靈之故否

曰心爲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心有善惡性無不善更論氣質之性亦有不善

鄭仲禮問本心則元無不善曰固是本心元無不善誰教儞而今却

不善了今人外面做許多不善却說我本心之善自在如何得

氣須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將稅賦都放了有那知縣硬自捉縛便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麤而理微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要救這些子

浩然之氣須是識得分明自然養得成自從生時受天地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沒得分曉漸漸衰索了

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在這裏

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曰人當持其志則氣自清矣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無暴其氣聖賢之言不偏於一類如蓋恐人專

於志而略於氣故也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使習所奪只可責志

已上言性發爲情 心志氣附

惻隱羞惡多是因順其理而見爲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心便動爲有所可惡這裡羞惡之心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靈底是心實底是性靈便是那知覺處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来向君則有義出来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

葉味道問體認四端擴充之竟如朋友相親貧病相恤患難相救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難則義之理得矣尊卑秩序則禮之理得矣是是非非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體認

已上言性之見於行

心之爲物宗主乎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别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理會此心此四者人人有之同得於天堯舜之所以爲堯舜只是這四箇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

已上言聖人之盡其性

人物之性生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宲但以氣禀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蔲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宲矣當其着惡之蔲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

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雖欲勉於為善而内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甚至於誰僞罔而卒隨於小人之歸

以氣質有蔽之心應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逸所以害乎其德者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宲何以遠於禽獸

已上言衆人之汨其性

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天生斯人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

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於純粹之會是以欲動情
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
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
恭朝夕脩其孝悌忠信而無違也然後教之以格物致知以盡其道
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自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
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
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者也
答吳晦叔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為先
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
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敎自其孩提而敎
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

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
功也及其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
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格物而致其知矣
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
是必至於舉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
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
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
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
糾之心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辞者聖學之實事貫
終始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
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之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

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而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序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蹔輟以俟其至而後行乎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

已上言聖人開學設教之意

諭諸生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義理以養其

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絶而道喪于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養之實學者相與挾策而娱其間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聖門之大小則罔乎莫知其所以養其心者其規為動息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耳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焉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鉛山縣學記曰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盖周人以
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知仁聖義忠和其行六曰孝友睦
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飮食之間旣
無事而非學於羣居蔵脩宴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
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
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
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意而學者無以識
其指意之所在其於日用之間旣誕謾怠雅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
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剽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
是以其趍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有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
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義理之所

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
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皷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
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以絶滅者耳
感興詩曰聖司教化黌序育群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
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群居竟葩藻爭先冠倫
魁淳風久淪喪擾擾胡爲哉
已上言學廢教弛
與劉子澄書曰博雜之病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以爲不足以喪人
之志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却以應副人情爲觧此亦是大病非小
病須痛斬截也吾人未老先衰餘日幾何而費日力於此却於自家
身上都不着力豈不是顚沛迷惑之甚耶小學書却與此殊科只用

數日工夫便可辦幸早成之便中見寄也
讀所寄文切切然有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工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慍不是虛語今却爲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爲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爲深可惜者班范外事不知偏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爲懷小學書却非此比幸早成之
小學見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於書尾使初學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張子教人大略及鄉約雜儀之類別爲下卷凡定著六篇更數日方寫得成恨叔仲不能等候得後便當附呈也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那箇是做人底樣子

脩身大法此略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録詳之

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自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點化出些精

已上言輯小學開後學之意

小學朱訓重編卷之一

立敎

與長子受之書曰到婺州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聽受其言切須氣怡聲不得輒自爭辨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下上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己而事業賢於己者厚而敬之初到便稟先生合做甚工夫自寫一節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趲趂日間勿接閑人說閑話雖同學亦只可說義理文字而已專意辨自己工夫則自然習熟進益矣課冊隨衆趕了不得拖延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俟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来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令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来相見亦啓稟然後往

報。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之
諦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淩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
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
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踈之辨此皆當請於先
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
褻押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
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踈而日
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點撿而矯革之不可苒荏漸習自趍小
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
敬慕而紀録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来熟看或傳録之而咨问

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少長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
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以下有
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盖汝若好學在家
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
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
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
汝若到彼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
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伎倆人物不知汝何將
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在此一
行千萬努力到婺州日先討權歇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

初見便禀其以大人之命遠来親依先生講席之下合禮展拜儻
蒙取留伏乞端受便拜兩拜如未收即再拜懇云未蒙納拜不勝
皇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容納况其於門下自先祖以来事契深
厚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其晚學小生久聞先生
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起叙晚學
無知大人遠来從學之意竊聞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其晚
早親炙又云来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投之又進說大人
再令拜禀限以地遠不得瞻拜郎中公几筵今有香一炷令其拜
獻令叅拜之初未敢遽請容来日再請門下令弟宣教大人亦有
書幷候来日請見面納揖退略就坐又揖而起次日將香再去仍
具刺幷以刺謁其弟茶罷便起禀其耶曰禀知乞詣靈筵瞻拜更

侯尊命如引入即詣靈前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
說大人致問昨聞郎中大人奄棄明時限以地遠不獲奔慚不勝
悽愴之私令某拜禀切望以時節哀為道自愛又再拜趍出
與魏應仲書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
比兒曹寔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二百字叅以釋文正
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二三十遍熟複玩味看史數
葉反復數遍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
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
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
索不通即置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侯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小上
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䵝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

誦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趍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勅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答孫仁甫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皆使之抑首下心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其飛揚屈强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摧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

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柰煩著實而不求速觧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歛而無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感興詩曰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漱問訊謹暄凉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趍極虔恭退息常端莊歛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于時起高翔

答王季和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悌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弟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

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受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盡人之志何哉盖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略於小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宗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之全道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馴習而漸可能自是以往俛焉孜孜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盖於此少差則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答郭希呂曰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工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為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切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悌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為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為別求一術以為家庭睦悠久之計竊雍恐天理不明人欲横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答陳廣父曰示喻縷縷足認雅意但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

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功論其至悉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工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用力則日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鎚未必眞有益也

答黃直卿曰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

答呂子約曰前書所諭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今若更不塡補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

答陳叔向曰示諭學者不能身踐而騖於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尤爲深切眞當佩服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不可不擧此亦所當知耳

答或人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也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和樂耳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答姚棟曰人之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荅黃直卿曰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工夫次第乃可徐業至此已久終始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別爲惡自此反覆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宗都曉不得也

荅胡寬夫曰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士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荅呂子約曰示喻授學之意甚善便更須小作課和責其積熟乃爲有益若只似目前大飡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

難入要須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不偏乃為佳耳
婺源縣學藏書閣記曰道之在天下其宗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詩禮春秋孔孟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則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而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而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

道之方其亦可也知已然自秦漢以来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竊為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絶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矣盖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

答黄直卿曰精舍相聚不甚成條理盖緣来有先後有人少長鄉有南北才有利鈍看文字不着大意正脉而却泥着零碎錯亂纏繞病中每與之酧酢輙添了三四分病以此每念吾伯豊未甞不愴然也履之兄弟却差勝若更加工或恐可望耳伯崇已赴番陽留其季子在李敬子處資質亦淳謹但未有奮迅拔出之意耳

叔近問知齋館已闢慕從者衆尤以為喜規繩既定且耐煩勉力使後輩稍知以讀書修己為務少變前日淺陋偎浮之習非細事也

齋中朋友終年相聚當有極精進者此間諸人来去不常然氣習偏蔽各任己。難盡責一人不是大寧江鄉人大的確而失之固執此私間太平易而流於苟簡此古人所以有矯枉齊美之戒也

答呂伯恭曰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資只得看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鬧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之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

答王子合曰諸生聽者須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尋繹否近覺向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古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兩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提撕學者為佳

答呂仲曰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可相授
答輔漢卿曰此間年来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間又無朋友共講間有一二其鈍者既難湊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
答呂伯恭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可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来諭敬當徧以警告常所往来者使自省察却是老成敦篤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却遲鈍着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答劉子澄曰今日無事可為只有收拾後生磨礲成就着得力處而

此間朋友皷作不起深爲可慮不知彼中如何更望留意以身率之乃所望也

此事未知将来分付甚人天意必有在実吾徒之力無如之何只有講學修身傳扶大教使後生輩知有此道理大家用力庶幾人材風俗他日有以爲濟世安民之助而已

荅呂伯恭曰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人大抵氣習已偏而志力不彊殊未有以慰人意者門墻之下渠亦有其人乎誘掖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易明白處漸加工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爲正法耳

荅呂子約曰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鈐鎚後来自覺如此舍胡恐誤朋友方着力催儹工夫則渠已

有行日矣其有尚留宿者用新法課程近日 却覺長進信乎小仁者
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情也久
與尚國罷書曰竊聞學政日新多士風動深副區〻望但之今日學
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為陞黜使學者屑〻然計較得失於毫
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意以
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意大抵所以破壞
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才之意掃地盡矣
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
咸謂之迂濶無所行施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
之區〻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
跋程董二生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

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家庭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悌謹言慎行群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

諭諸職事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美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趣而興於行哉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飮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

不但爲舉子而已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思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猶皆有宗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人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来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滚同枉

過一世人性本善只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孝為臣極忠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

答呂伯恭曰塾不知果能漸解人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

答滕德章曰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荅宋澤之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就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秪以重為此心之累要須反此然後可議為學之方耳向者盖亦相為道此然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學語言為工夫并名利祿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整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於胷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庶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

學古齋銘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和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懐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惟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緜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来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趍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曾顔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溫學則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

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晩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
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来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取
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来永
〻無斁

小學朱說重編卷之一

小學朱說重編卷之二

明倫

甲寅封事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彊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

童蒙須知曰凡為人子弟須是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喧閧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聲聽受不可妄有議論長上

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有分解姑且隱默久却徐〻細思條陳云此徐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凡為人子弟當洒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常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

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錄主名及時取還窓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瘝子弟職凡書硯自黥其面此為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

答楊仲思曰聞尊丈遠出不知是往何許尊年獨旅恐非所宜為子弟者當有以代其勞也

答吳生曰僕於吾子初未相識而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為者全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不稱其父母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耶

李燔問燔見朋友間有增親年以希恩霈者且悔之又恐兄弟間有堅乞者燔以為不若作一狀子刺破乞倫中省部照會方為堅決答

曰兄弟若欲陳之但委曲爲陳不可誣親以欺其君之意足矣何必作此痕跡耶

問家中舊有祖業今欲禀家叔諸房各以人口多少備辦經用儲之堂前以爲久遠團欒之計然衆志難諧恐未有所處答曰諸位各辦歲計其力不能者如之何此須熟處博訪其宜不可草草也

與劉共父書曰人子事親之道不幸至於父母之顔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耶當詬罵妻孥毆擊僮僕以快己之忿耶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己而後委也至於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

答胡季隨曰所學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學其身此卽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

之意也必若是而身脩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

胡泳問李敬子說居喪欲嚴內外之限莫若殯於廳上庚毀內外不相通周舜弼云終喪不入妻室雖漢之武夫亦能吾人稍知義理當不待防閑之嚴而自不忍爲矣答曰敬子說是古人殯於西階之上設倚廬於庭中皆在中門之外也

問居喪貧窘多事哀思不能接續常存遇時節時終覺勉强不知如何答曰思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此又豈可別作道理計較必其哀之至耶

答王近思曰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

則其為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奠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呂子約問三年之內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己之志廷謂之孝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斡旋改移於不動聲色之中矣苟有決厲之意則從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曰此說甚好但謂有所改移斡旋於不動

聲色之中者此句未安熹舊来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迁就使人不見其跡者必大悦之以為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况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窃謂學者不可不知當更思之也恐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己以上拜之

與塾書曰吾不孝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識知所以承顔順色甚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着力處汝輩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臠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存之勿令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之

罷
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
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
最爲得祭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祀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
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
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
驗
祭儀以墓祭節祀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
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理祖考生存
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恝然於祖宗乎
某家舊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覺得時

借不安遂已之李秋依旧祭補
先生母夫人忌日着黲黑布衫其布亦然或問今日服色何謂曰豈
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
右父子
答張敬夫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
大根本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
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
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
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吾人向來
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故論此使人主亦無
下功夫處今來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

嚴恭寅畏爲先務䢋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盛然熹之愚之計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着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以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愽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

答陳公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況欲格君心以

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
一時之智力爭之哉
答李誠父曰欲正人者先正己况欲正君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
答陳同父曰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
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推之則凡所
謂好者皆實皆大而久又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
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爲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
初非二者不可作兩般看
與張元善書自古小人所以敗亂豈皆凶惡猛鷙有可畏之威而能
之但有患失之心便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

婦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尙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
与留丞相書曰如聞比日有以不顧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
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不得爲興邦之
言也又聞其人亦甚出入門墻深辱其知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
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忘意丞相當更留意愽求直諒之賢置之東
閤与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効不日可見而勳業之美不但踰
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
闕則事可成矣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
与陳丞相書曰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
然後体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及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
相者取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

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為事而以趍和承意為不能以經
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
是以体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其威權賣官鬻獄
使政体不立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
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
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又有以得自重之士
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献可替否之志
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又公選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
其論議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
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
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不信也吾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臨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無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倘於其間以新舊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就舍又及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宗德之脩在乎去欲人存天理人欲不及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則是人欲及也存祗畏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及己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侫人而外敬正士不枉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忌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

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光大平正中和表裡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誠能於日用之間動靜語默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玩理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群臣進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對曰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

與劉共甫書曰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家視庶位甚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自見此詔連三日寢息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消縮不顧立於其朝而諛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

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援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以少緩上不敢置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夫杜門自守孤立無用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

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
與陳師書曰茲承鈞慈遠賜手札竊審嘗欲有所論建自以文不逮
意而罷竊為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陳說主於忠不信尚文飾
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救火追亡人也況以相公之忠誠懇切
豈真以文不足為病而急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茍誠
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囙辭謝之
章而有以附見其說不及引據鋪張不須委曲由互其直以心之所
欲言時之所深惡者條件剖析為明主言之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
過而不病其不足也章而聽受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亦豈止
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共今不言於天
下之事固失其機會而在我者不無昧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

人亦莫之聽矣

答劉子澄曰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及已講之熟矣黄子又說頗欲多所論建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間及不能詳細反覆則是無故徧舉衆事之機紛冗錯雜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畧擧大体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

答呂伯恭曰論治固有序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産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别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

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之氣
象耶近日一種論議專務宛轉回護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
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
今日主上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蔽於陰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
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為此
此所以屢進而卒不効也
與留丞相書曰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同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
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受並蓄而不相害者也
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功所以謹邪僻之防安
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
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托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

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服儒冠叨竊科第而宗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蟊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惡臭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信直之士乎

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捉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擧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承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才以奮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無而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

所吳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相與進退之間小為俯仰前却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詐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答曺立之曰元祐諸君不能開導君心固為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大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逶迤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変通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若熹自為之則必有深於元祐諸賢之為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

與張元善書曰誠父迁後相見否聞渠曽與之隣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回戈奮擊且得不為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

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憒憒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並攻之論者服其勇云

答劉季章曰比閲邸狀時論似寢平㨾中蜿蜒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卽其禍愈甚耳

答何叔京曰竊聞深以去就爲念又嘆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故欤之志固吾人之所同然者仕州縣者迁就於法令之外猶或可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

答呂伯恭曰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畧加點檢不無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

差擇一二根治此外則切不敢有毫髮之擾財賦適州縣不得人弛廢殊甚為丞佐所迫亦不免遣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為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故如此適漫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乃知真是腐儒不敢諱人指目也平生讀書要作如何利益底事今到此〻等事更做不得中夜以思寀不遑安處每誦韋蘇州句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此中百姓倏來忽往未嘗不低佪愧歎也

答方若水曰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作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自是本求着分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〻迹亦不可萌求之〻心不惟不得說着求字亦不可說着

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范伯崇曰知老兄官守不當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副所望向來雖恐應變之才有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

答任行甫曰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不求人知為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比之一个寒士區區數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然若以為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

答詹元善曰承喻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為辦此事否若熹之意則以為政煩民困此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

人人內顧其私各為自逸之計則分義廢矣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為熹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難就逸而為之也

答呂東萊曰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賞求退得進於心有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為意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宛轉調護計。欲兩全公私不至交誠病而已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

故程子云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之心出来看来臣子無說君父不是道理此便見淂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丞相隴西李公祠堂記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结而不可觧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簿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〻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死而九其愛君憂國之心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

之偉人矣
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所以及汲汲以求之者盖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時及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時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以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变故而預出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寳之亂觀之

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頟賦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類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

答吴晦叔曰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泰已非復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皆必思所以安國靖亂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繼之以死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答劉智夫曰熹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皇帝聖奄棄萬方痛纏普率況以孤賤蒙恩賜被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

也比来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與留丞相書曰鄙性狷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窮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变心從俗以為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

答呂伯恭曰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宗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至以熹故遂使大倫至於廢闕故願乞其庸繆衰殘之身以偷安自逆盡此餘年

答陳同父曰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士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

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為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詩曰四隣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致樂堂記曰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致而樂此恒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睠睠軒冕印𢿱之間老而不能致或致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慼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豈知歸之為樂哉

右君臣

答呂伯恭曰學者多好高只是將義理略從肚裡過却䜂出許多說

話舊見此間人做昏書亦說天命人倫男昏女嫁自是常事蓋有厭卑近之意故須將日用常行底事裝荷如此只是不爲已不求益只是好名圖好看亦聊以自誑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耳

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愼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飮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

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愼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李燔問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寖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他如何答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或問古人出妻有以對狗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絶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無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及自知

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當自知之也如必待
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
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人有
之出妻令其可嫁絶交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

與劉共甫書曰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爲輕更願進德愛身
勿爲華靡細娛牽制回慮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
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
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
助與爲多焉

與陳師中書曰自明之亾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其家中復
如何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幼以全栢舟之節此在丞

相夫人奬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
斯爲人倫之美事討老兄昆仲必不憚費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論
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濶自知經識理
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
答吕伯恭曰熹私門禍故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可爲懷兒子遠歸
已後其母尤切傷痛也一體胖合情義不輕而自此門内細碎便有
不得不關心者衰儒詎復堪此奈何奈何
昨聞尊嫂宜人奄忽喪逝深爲驚愕即欲遣人致慰問而未暇及便
中乃辱手書訃告益愧不敏惟竊伉儷義重痛悼難堪然尊體未盡
平復深宜節抑以爲朋友之望也
問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答漢武帝弱於聲色游燕後庭父子不親

遂致戾太子之變是亦夫婦無别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語在戾太子傳可檢看然亦非獨此也

右夫婦

童蒙須知曰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以揖

凡侍長者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必居左 右後左前也

凡稱號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即云某姓某丈

答嚴時亨曰親〻長〻貴〻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尚齒而有爵者則倂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東使自爲一列不爲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即所

謂遵也如此則長長貴貴却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

廖晋卿請讀何書公心放已久可且収斂精神玉藻九容處子細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辨奸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每常嫌此句爲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陸子壽對語而刘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學道家打坐被熹罵云便是熹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從陸子靜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從他門過便學得悖慢無禮無少長之節可畏可畏

右長幼

䟦黄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𠎝皆以爲天之所

叙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天屬之所由而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而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而正者也是則所以綱紀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宗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而叙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及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而責其善輔其仁其孰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似輕而所係爲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関爲至親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敎所以又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敎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

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
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
出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
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
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
重又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
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踈而義薄輕合而易離
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五有而其理則一朋友
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
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亂彼
夫曰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答李伯諫曰孔門弟子之從其師戹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此亦必有謂矣

答劉公度曰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南軒為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銜鬻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為道而來彼若以自附為嫌則顏曾之徒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

潘叔度與呂伯恭為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弟子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斯其為今世所無

答劉平甫曰一切病痛日用工夫只在當人着實向前自家求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從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撥向自己分上着力不當

更着言語論難應對

答程正思曰異端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検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説是非着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童蒙須知曰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答胡季随曰來書識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恐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久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熹憂患侵凌未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義理之至極畱之未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為深嘆恨也閑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絶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

答張敬夫曰某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師友之益兀兀度日去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汩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絶之似覺省事但地遠不能數見為恨耳

答劉平甫曰近來游從稍雜與此輩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

滋既非所以養成德況其於視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絶之但吾淸心省事接之以時待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流連酒炙把臂交游對床夜話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

答劉子澄曰日前為學緩於為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可救治以此猶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絶不聞此等語日循偷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游誠之聞到三山已久一向不得書其人彊敏可喜而忮很之根不除又計較世俗利害太切切恐不免

上蔡鸚鵡之譏耳塊坐窮山無嚴師畏友之益其不為小人之歸也鮮矣

與陳同父書曰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用友之矣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及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伯并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日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荷相與之厚意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
或有補於將來耳

答何叔京曰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
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晩親有道粗有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
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
無目擿埴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是以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顧以鄙
朴窮陋旣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
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熹所以
趑趄於世求責善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手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
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爲焉則麗澤之益

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嶽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數君子者其可謂盡用友之道而無所爲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流風遺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區區尊仰之意云

與方耕道書曰所諭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候之當并拜狀也幕客正要密聲忠益來諭乃欲公廳搢笏納劄誦言殊不成擧措聞之駭嘆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己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及大激同官之怒而使主人難處區區深爲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允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衆怒內致衆疑殊

非策之得也況向来所拜而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更若做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来諭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寬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相講之意也更請裁之勿為過舉

林易簡問小學賓客之禮見於朋友之章莫以一時之交亦有切偲之意相規而善之曰不須如此理會賓主自是朋友之類如鄉鄰往返及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若不入此門則無管攝處矣

祭延平李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而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

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運之度日月之光
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斷析
毫釐其分則殊體用混貟隱顯昭融萬變酬酢浮雲太空仁孝友悌
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
以嬉迨其末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義有端疾病乘之技窮醫彈嗚呼
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盈虛廓然大公
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理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絶
綫如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
熹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君實惟源派誾誾侃侃歛袵推先冰壺
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厥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

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出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繩鞭
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门返旆相遭凉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
向所宜言及覆教詔最後有吾子勉之凡諸衆論子所自知奉以言
周旋幸不失墜飭裝朝叩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
而訣終天病不乘扶殁不飯含奔訃後人死有餘憾儀形永隔卒業
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三者存鑒之誠意

右朋友

讀大紀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為地而凡
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盖
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

重建濂溪祠堂記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

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綜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豈以古今治亂而存亡哉

孝悌說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悌乃愛之先見而尤切者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孝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學孝悌所以爲仁之本也

答呂子約曰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長長貴貴尊尊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

陳安卿問曰已分上已理會但應变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不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曾理會得盡如何理會变聖賢說許多道理且要濶心胸去看通透後自能應变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只是理會得熟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歷刑法天地理軍旅官職都要理會識其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文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要通那萬事不得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父子兄弟夫婦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都要講過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從覩萬事固是不得而公已有箇本領工夫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

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

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反報其讎為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讎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反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其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自高祖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

與張敬夫書曰夫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

能復讎討賊然後爲有以奏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其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

右通論

小學朱說重編卷之二

小學朱說重編卷之三

敬身

答游誠之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固不可謂心体之本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乎不善出入無時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人之操舍如何耳知其向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終始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莫得此心不操則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惟心之謂歟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

遂流於惡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
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
上去玆其所以為惡耳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
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
是善惡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兩端
思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凋瘵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
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
間絶善端動靜日用時加体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胡泳曰竊謂因物欲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
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底人自無物欲曰也如此說
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纔不檢束便流

於欲

谷倢同父曰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体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又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并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行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以飮食言之凡飢渴而欲飮食者皆人心也然又有義理存焉有不可以食者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只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此言亦自是程子云人心人欲也

曰人欲也未全是不好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

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溢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善惡亦不難辨矣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是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錯遇事而發便要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頃刻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捉得緊雖半月見

驗可也
人常收拾箇身心使精神常存這裡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
骨擔
佛家一向撒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己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是要
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
理會講解而已着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要直是理會身己從
自家身己做去不理會自身己說甚別人長短程子曰不立己後雖
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
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裏所以熹嘗說自家這下無人
諸生。書畢曰但於操守處更加工夫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說
但志不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曰只是亂。豈是由他自家正要待說

他去時撥轉來為人由己而由人乎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操存豈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時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能
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
為同安主簿時夜聞鍾聲一聲未了此心便自走作曰是警省得以
長進
感興詩曰微月墜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
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
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荀子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熹自十六七讀時便暁得此
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
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

尊德性齋銘曰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與之曰義與仁惟義與仁
惟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不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
四支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鑑此祗栗厥心
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顚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有箇放頓處若收斂都
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
重須是教義理之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義理自端的自
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不暇及之矣苟操存捨亡之間無所
主宰縱說得何益
存齋記曰許生升之築環堵之室請所以名者因念與生相從於今
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

以為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體為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吾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燎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學問只要此心常存聖賢之所以異於人亦只是此心存與不存而已聖人所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者只是此心常存此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工夫亦只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停息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禀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
橫渠資禀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
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反是說得
来大段精切

或問存心曰非是别将事物存心如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如作事覺得不是便莫做
亦是存心之法

答蔡季通曰叔京云能存其心是之謂敬而熹以爲惟敬所以能存
其心而論此兩日竟未能合以此見議論易差若實下日用工夫動
加防撿殆無以驗其是非也諸友相聚作何工夫一日之間須着一
两時辰作科舉外工夫爲佳

答方子實曰示喻主敬之説先賢之意蓋以學者未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且先習為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無適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潘叔度曰所諭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工夫蓋所以持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着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若如來諭却似太瀾翻也

來諭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為言所以名持守之理者於鄙意未安似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裁故纔

有持守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説而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必曰敬以直内又有以敬直内便不直矣之云也葢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别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答胡季隨曰敬是病之藥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葢為將此敬字别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答張敬夫曰以敬為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敬存心則不免得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有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握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

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答周貴卿曰彼中朋友用工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如是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着力有進步處也

答或人曰知得如此病不如此是敬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如此牽連說過前頭恐蹉却脚下工夫也

答程允夫曰大槩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爲學問實何有亦可笑耳

程氏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趍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

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原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歛此
心常提撕省察
陸德明問令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欲至處事
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
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
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意思合稱便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答蔡季通曰所論心之存已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
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
也但未論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
靜終始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
的要妙工夫學者於此處着實用工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也

已上言敬之成始大學或問首論敬字是也

潘子善問曰横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小心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横渠之說是言心之體孫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荅曰心自有合要大處合要小處若只着題目斷了則便無可思量矣中庸曰致廣大合要大處也詩曰小心翼翼合要小處也

荅詹元善曰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講究義利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爲亦有所急而不敢暇爲今左右方讀求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耶

與林伯和書曰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

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訓則勉勵而力行之非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矣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〻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傍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晩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依本分無過惡也

答巖居學曰示喻進學加工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爲事物所奪此是未遇事時存養不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歧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

答吳伯起曰且當聞善感發判然義理之間裏儒之餘警者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之不可專恃此以

為究竟也
荅呂子約曰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須臾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
荅時子雲曰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判義理處反覆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從何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重孰輕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
荅朱魯叔曰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見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不足言矣為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理兩字令趍向不差是大節目也其他隨力所及而為之

務在精察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劉季章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理自不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

答葉平父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賦

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
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欣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
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〻理也此是終身立脚
地位不可分寸移易中夜以思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
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
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
有所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志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
亦何所不至曰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先
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
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
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
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
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總有
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
答龔伯著曰示喻以門戶之故未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
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
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
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舛矣顧以此而反思之庶乎有決也
答滕德章曰補試得失如何此不見補試榜然計此亦分定矣雖斷
置不下徒自紛紜豈能移易毫髮於其間哉其所以害夫學問之道
者則為不細蓋物欲之私日交戰於胷中亦何暇而及於操存玩索

之功也耶
答趙幾道曰讀書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
隨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古今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
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賢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
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
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
所能及矣
答石天民曰平生為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精分明自到浙
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論議與此不相似心竊怪之昨在丹丘
見誠之適說義理與利害直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
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

於此等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熹竊以為今日之病唯此為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為吾患也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便是仁義未嘗不利董子却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到直截剖判却不若董子之有力也

張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為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曰至哉言也其亦擴前聖之未所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已上言剖判義理

答周舜弼曰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意否觀之今日學者不長進病痛長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忠信者真實而無偽也無些欠闕無些間斷樸實頭做去無停住也
敬者收斂而不放縱也已上言真實做工
答董叔重曰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
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捨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為佳讀書亦是
如此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体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劉仲升曰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着實
体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
天理人欲只爭些字故周先生說幾字辨之又不可以不早故橫渠
每說豫字
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己所獨見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
而己所獨聞皆是常情之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知吾心之

灵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於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
知矣況厳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
有暴著而不可掩者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而於此尤不
敢不致其謹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人毫一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
感興詩曰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
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
未然閉關息商旅絶彼柔道牽
酬張南軒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言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原萬化自此出千
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
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

相敎 已上言戒 慎幾微

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所闕遍處方是盡存也兆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

答或人曰所謂存心者兆拘繫保縛而加桎梏爲也盖嘗於紛擾外馳之時一有覺焉則卽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心也其庶幾乎

答程允夫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工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体始得明道擧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爲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工夫處不然纔着意便是正不着意便是忘無

有是處勿正者乃是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

楊志之問橫渠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仁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即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不穩纔即使入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即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輒勤使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孔子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拗不轉便下達去或曰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勝遇

事時每〻着精神照管不可随物流去須要緊〻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于中是不能存得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敬否曰敬非別是一物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〻只鶻〻突〻過了不曾收拾在裏面

求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即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惟守之常

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感興詩曰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分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亦天飛至人秉元化動
静体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
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
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謂孔孟教人
多從發處說未發固當涵養不成說發後便都不管
答胡季隨曰夫謂未發之前不可着力者本謂於此不可探討尋究
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
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
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動之
著亦安得以不察

答呂子約曰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像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澈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為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千不是萬不是

答方賓王曰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体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体驗之実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元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

亦或少有效驗然亦不難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利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

答吳德夫曰承喻仁字之説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力行之於動靜語默之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既深則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欲察及微細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

答伯任起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也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久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説以亂之也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力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已上言動靜循環無時不然故靜存動察皆不可闕而亦必以靜為主

答石子重曰衆人之靜則溺於靜而無動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已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然而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又云須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德明

云喻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着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本不為黙然無為設也須向難處力何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

已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盡得舍生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潘子善曰所謂爲學之意矣善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看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看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廖子晦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事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曰無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答呂子約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時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乃所以爲主一也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

既有偏繫則必是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同之亦可謂不察矣

答廖子晦曰燕居獨處之時物有未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此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

敬齋銘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以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弛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静弗違表裡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敬哉念哉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已上言敬之成終此即大學集注之意也以銘終之者敬之始終備矣
恭主容敬主事看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
自誠身而言恭較緊自行事而言敬為切
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
答任伯起曰誠敬寡欲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容分先後亦不容有所
遺也但非逐項用力但試着實持守体認當自見耳
答胡季隨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
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能常若
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又云敬只是箇收歛畏懼不縱放而

只是箇朴直
慤實不欺誑

答曾致虛曰所喻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為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為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為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專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統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名堂記曰堂旁有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

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
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以觀夫
二者之功一動一静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
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是以終
吾身而不厭又何假夫外慕哉

敬以直内是無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
是見得是處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
去做工夫

答項平父曰只持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
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
察

敬義齋銘曰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体之爲道有常内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固汩其眞静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貳不忒表裏同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西面以陳敬与怠分義与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闇焉浼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厥猷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視此齋扁嚴師在首永詒無倦此銘並見於朱子大全及眞西山集未知誰作今姑録此視者詳之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這箇常在目前此乃治心之要法如博文約禮

却說得寬且說人生天地間裡面便具許多物事少間發出便是義然人之資禀不同聖人又教人去讀書不讀書時所謂敬便走在別路去義亦不是故須是博文既博文若不約禮便讀得博也不過資口耳於身何益故又須約禮敬義文礼直從心裏下工夫出至備實其次則須曉得義利之辨這箇坑十人跌了九箇平時口頭說得天花亂墜纔到這裏便委曲遷護心口不相應都不濟事又其次則勉焉孜孜斃而後已莫說日暮途遠便了盡得這六條方做得一箇人又曰第五關極是難過人須有箇超然底意思超然於事物之表且天命流行富貴貧賤生死壽夭自有一定不易道理看你將來受那得箇小論語一書聖人只管於這一邊向人說如稱顏回庶幾於道却只是屢空是見得他能忍得貧子貢不受命只管積財但能億

則屢中耳又如恥惡衣惡食小人長戚々須從細微處便為他磨去
了令人須立箇小々界限如自家有屋粗可任生計不至空乏便自
足了外此豈吾之所當念又曰千萬照管這處打不過那上面四件
便是盡得也只是閑說 已上歷舉恭敬誠敬、 義文礼義利而中言之
答黃直卿曰所謂難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著今
乃一旦驟至此耶自困悃轍無力相賙深負愧恨也然於此患難之
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与世俗戚
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
答任伯起曰所喻已悉比來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
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
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放竄殛久已

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遺之理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忽〻也

詳觀來喻似有仰人鼻息以為㭘舒之義(意)方寸之間日〻如此則与

長戚〻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

言透得名利関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不知曾見此書否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

後安頓處今人開口只解説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〻利害便

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

見得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心寬平便大不要先有私意横礙心大則自然不急迫如有禍亂之

來亦不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要便歡喜少間未必不禍更轉為福〻

更轉爲禍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都是天理雖遇大困厄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是其所以

答吳伯起曰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則使不動心

答廖子晦曰所諭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而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有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是後來臨

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来聞陸
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至作令繆被對移
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般求免熹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
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做押錄即抱文案
去知縣案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妨与他去况做主簿乎吳不
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
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時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
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
孟子亦發明之事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
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
所施矣已上言固窮安命

答潘叔度曰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
怒字頗知自家這裏有病了此亦深欲面諭之尤緊切者根未有其
便耳

答張敬夫曰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若充擴不已補
復前非庶其有日旧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
過措辭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功近處痛自檢勅凜然度日惟
恐有急而失之也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為苦而未
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為恨耳

答蔡季通曰所諭已悉但只中自甚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
絕無以此等為愧而深求可愧之實不必更為月攘之計以俟年來
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無所不慊而日充

矣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為虛語臨事之際依然只是平日氣習
世俗常情豈實懼焉昨日讀通鑑至班固論郭解有温良泛愛絶異
之資而不入於道德以至於殺身亡宗處方為之掩卷太息以為天
理人欲之間毫釐一差其為禍福之不同乃至於此今日晨卧未起
得昨日戌刻所貽書於此心復有戚戚焉
答汪長孺曰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
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撿他人頗甚峻刻畧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
之病此意亦太輕率未知竟如此覺察否
答杜仁仲曰仁仲反己克躬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
所病即內自省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誦言以求既往之失而求改
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病中
生病名外求名不但無益而已

答何叔京曰未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墓南下危川省親此行所過留
滯此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光儀笑何而廝撤行事
從道路之間動步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容氣盛
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件逆未敢一言未終已覺其
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者在高明未必然而熹當之矣
答章季思曰見矣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為人所
誑今日一聞遂再使能發悟行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
毋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
何者是邪便行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
但輕躁二字也
劉屏山曰墓誌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昔入道次第先生欣
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見佛老子之徒聞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恍之以爲道在是矣比佛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吾[則]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意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尚勉哉

復齋記曰昔人[者聖]作易以擬陰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其卦曰復〻反也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耳雖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

答石子重曰苟欲聞過但當一〻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

小而人皆樂告而無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答蔡季通曰所謂一刀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從義成德之功不然則向來所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一刀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答陳膚仲曰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太豪氣蓋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也耶此雖與畵鄙細者相去懸絶其為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劉子澄曰所喻戲謔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此玩弄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信情辭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

更加防遏以至於此盖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横渠先生嘗言之矣此當痛改而不可緩也已上言遷善改過

宋傑問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工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鑑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答曰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右言心之用有厚薄之差

答劉公度曰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与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向見伯恭説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試更思之右言此心流於輕世

童蒙須知曰凡寫文字須高執筆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揩着毫

凡寫字不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

凡寫文字須要仔細着本不可差誤

書字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已上言寫字

答黃商伯曰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心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意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為姑息苟且之場矣

敬恕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与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墻于羹仲尼子弓內順于家外同于僯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已上言恕

右心術

答何叔京曰持敬之說甚佳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借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顔曾以下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詞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無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肅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此心也

答石子重曰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盡壹處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在之漸必有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

後而夫子於此亦偏擧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勿意正如此熟玩亦自可見

感興詩曰哀哉牛山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又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難獨任又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答楊子直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彼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僅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又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可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未始相

難也今於其虛空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
而不省此於心之全体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
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
耘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熟若一主於敬
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間一息之停哉

答方耕道曰開諭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強毅之資
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辭氣之間似猶未免急迫之
病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須更於日用動靜
語默之間自立規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變化氣質爲功若程
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
實下工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
捨顯然悔尤預虞微細差忒也

答潘叔昌曰細讀來喻足見爲己之方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小孔子之告顔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捜羅剔抉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翕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已深愧靦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劉平甫曰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門戶深闊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賓客至者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而曾謂此至熟日用

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惟力進所與學力行所知

答蔡季通曰昨日之別令人黯然然觀吳者處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曉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食戲咲皆宜切戒

答江德功曰平日涵養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着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答廖子晦曰巧言令色為失其本心此非不是且巧言不亦專為譽人過實夫凡辭色之間務為華飾以悅人之觀聽者皆是

陳淳問盤坐於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前

臣跪又前子跪兩膝頭屈前着地觀畫啚可見古人容處未見得其跦即是以此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當膝處皆穿今人有倚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若獨居時垂足坐雖久盤坐亦何害

童蒙須知曰凡喧閧鬪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爲（如賭愽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也）

凡開门揭簾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

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擧止不佳且妨燒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危險不可近

凡侍婢僕必端嚴惟恐有失

凡夜卧必用枕勿以寝衣覆首

凡如厠必去上衣下必浣手

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

謂輔廣曰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涉礼須時時自省覺自収斂稍緩則失之矣

右威儀

答顔曽子曰昨蒙喻及深衣謹并幅巾大帯納上皆温公遺製也但帯當結處合有里紐之紐所未能備其説見於書儀本章可考而增益也又有里後亦見書儀此不敢納呈与古益遠其冠服制度僅存而可考者獨有此耳然遠方士子亦所罕見往往人自為制詭異不經近於服妖甚可嘆也若得當世博聞好礼者表而出之以廣其傳庶幾其不泯乎

童蒙須知曰大抵爲人先要身体端莊自冠巾衣服鞋韈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脚謂鞋韈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体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着衣服必先提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飮食照管勿令汚毁路行着顧勿令泥漬

凡脱衣服必整齊摺疊箱篋中勿散乱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汚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〻洗澣破綻即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服捲束兩袖勿令有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襲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令損汚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卧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卽弊壞苟能如此則不

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右衣服

晉狢德章曰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飮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晩閑看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較計利害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臺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童蒙須知曰凡飮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

凡飮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飮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飲食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匙食已置匙箸於案

答陳同父曰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以為念耳

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做事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吟底氣象

右飲食 居處家室付

答周南仲曰此心此理元無間斷久聖矣遺訓具在方策若果有

意何用逢起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收拾隨時体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却又逢個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

答方賓王曰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矣者切磨之力但不知時論既甬能不退轉否耳周南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準擬之意多而無驀直向前之氣若一向如此逢個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与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羅縣尉曰讀書治病之説誠如來喻但古人之學以莊敬持守爲

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至於讀書之法則又當循序專一反覆玩味一日之課不過三五條譬如良藥雖無却病之功而積日累月自當漸覺四大輕安矣

答邵叔義曰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高遠也然竊意室欲為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概然永歎而蹴等坐致之所能至也

答呂子約曰大抵學問工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討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却計較以為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示喻僂僂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着些意思橫

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効之理不若專力一書令其反覆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不惟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工亦有助也

答鄭仲禮曰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爲立志爲先方可推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由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大學一書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攻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工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中庸令肎中

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要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

答陳膚仲曰近覺朋友讀書多是尚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它將已曉會處反覆玩味言外別見意味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曉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意皆若出於吾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皆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違於理義者不待觀於他說而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

是而非者亦将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
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姑置而徐觀之
此讀書之法也

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
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
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
所不可行者乎

觀書絕句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
今日中流自在行

蒼庵子悔曰如老蘇為學做些小言語文字直將聖賢之言兀然端
坐終日讀了七八年今人說要學道乃不曾略拚得旬月工夫讀一

卷書不曾成行記得如此而望有成吁亦難矣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如此便是
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看得平日病
痛痛加剪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
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間隙時不可閑坐說
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
以培植本原枝葉自然張王耳
答滕德粹曰所問禱祠之惑此蓋燭理未明之故又為憂患所迫故
立不定今雖未能遽明但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
說此事處更便着力加意理會積累工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
明處便自然不為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為根脚
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為寄足之地不然則飄搖没

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今路德章曰歸未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會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懥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

童蒙須知曰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整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强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看文字非只是空就言語理會得多而已也須是切己用工使將

来自得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更視為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感興詩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音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答周深父曰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益若只如此馳騖紛擾則方寸之間自与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不必多言但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却来觀書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沈晦叔曰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况又中年精力有限与其泛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

吾尺得寸吾寸始為不枉用功力耳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〻玩索自見道理
今學者只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与自家
身心全無干涉須是身做根柢
孟子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个身恰似个無艄工底舡
流東流西舡上都不知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拾得身心在這裏
然後可以讀書求義理
答宋容之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盖緣平日讀書只
為科擧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攢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
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
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
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

精思令一字一句皆各下落諸家註解一〻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
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
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已上言讀書
答王子合曰所喩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
學爲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〻計較於今
(昨是)非之間恐徒勞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曰示喩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當用力於
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甚責如
此太深却恐有害淸明和樂之氣象亦是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孫吉甫曰所喩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變化轉移之道夫
知其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
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與於其間哉然此亦或有說焉

不明其理而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其中也故古人之學雖莫急於自修而講學讀書之功有所不廢盖不如是無以見夫道体之全而審其是非邪正之端也
答俞壽翁曰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与同謹佩韋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答楊深父曰示喻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矣者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其求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
答石子重曰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加工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

答毛朋壽曰墻屋之文固知矣者不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
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

答汪叔耕曰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彜之則初不在外與其嚮往於人
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說馳舌而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
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
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己世道之隆替而校
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是下試一思之果能舍
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

佛氏不愛其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後達磨
見梁武梁武不曉其說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不用辛苦修
行有人取老莊之說附益之其說愈精妙

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大段細密禪學熾則佛

氏之說大抵壞令禪說一向麄暴

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麄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着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所以不怕天不怕地胡叫胡喚

子靜固有病今人却不曾似他用工如何便說得他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恐又為子靜之咲

答程正思曰世學不明異端蜂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讓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晛耳

答周南仲曰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

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又驅之以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
者既已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
説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哉
答葉正則曰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説
本未能与治道相乱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書者不深攷耳殊可駭
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説話語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説為不
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能無毫釐之差處故
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与劇論底簊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
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覰大開口説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如
此遮前掩後似説不説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
盡心知性存養吾儒与釋氏相似而不同吾儒盡心只是盡父子君
臣之心須見有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皆歸於空虛其所存

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這道理
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畀〻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瞻頋
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趍號空不踐實躓彼荊
榛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飄〻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玄命
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
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蜂起所以發出
此事戒慎恐懼自然常存不用安排問釋氏似能謹獨曰不同佛氏
只是占便宜討閑靜處去老氏只是占姦地要自身平穩
蔡季通曰雷斧只是一氣擊後方結成曰說道士五雷法曰道士許
多說話全亂道

向未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為學勝之為要喜近惟覺彼之迷昧
為可憐而吾道之不振為可憂誠寔痛傷不能自已不是知年老氣
衰而無聊抑亦慚得性情之正而無聊 已上言異端

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有長幼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
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
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脩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在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以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古立人紀猗歟

嘆日躋穆〻歌敬止戎衣光武烈待旦起周孔恭惟千載心秋月照
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顏曾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
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
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濂溪遺像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
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遺像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
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遺像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知德者希誰識其貴
袁州學三先生祠堂記曰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

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文章句辭之間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其所
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
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蓋千有餘年濂溪周先生奮乎
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真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
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
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
說者亦往往有能卓然世俗利害之私慨然有志堯舜君民者蓋三
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

康節遺像賛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
足攝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遺像賛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
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遺像贊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
張拱端趍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晦庵畫像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余蓋將有
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
或庶幾乎斯語

右通論 附道統

黃勉齋所撰朱子行狀曰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世居徽之婺源
父松仕於建遂家於建陽縣之考亭先生年十八舉進士登第自韋
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
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
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仲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
吾所敬畏吾既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是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

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遍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与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學可畏其所論難体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學之所造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於主一既為之箴以為之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討論訓典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

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所以合乎天理之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道可謂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矣而無疑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矣之縕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至於養

深積厚養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非
後學之所可擬故也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拜於家廟以及
先聖退坐書堂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
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
以寢既寢而寤擁衾而坐或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未嘗須
臾離也於家也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
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纖必誠必敬小不如儀終日不樂
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飢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
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亦可槩見雖
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於大學中庸
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
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之面命於易與詩則求其本

意渾得古人遺意於千載之上凡數往者見於傳註其闕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蔑其指趣而無所遺矣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如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至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記事之法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表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觧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哉一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先生旣沒

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墜之緒啓前古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孰有加於此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是非資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焉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於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慶元六年庚申歲卒于正寢年七十一累歷官終侍講後贈太師封徽國公謚曰文道之正統待人而傳後自周而後任傳道之責得道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以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難折穿鑿蠹壞之餘兩程勃興續其遺緒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

雜充甚先生出而自周而來聖矣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時聞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謹難進之礼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而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而為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李果齋又著行狀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齊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

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
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
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外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
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
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原索其精微若別白
黑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覆而涵泳之切己而體察之必若先
儒所謂沛然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為
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
借以相混或麤心浮氣意象匆匆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徐細領略如
不忍去而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深以為不痛絶
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

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
芥脩然獨与道俱卓然獨与道立固已迥出於庶物之表及夫理明
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
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而礴
治民則必思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
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則以發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堯舜
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著盛大者語孟二書釋言未備大學次序不
倫闕遺未補中庸學者亦未知條理之緊然先生蒐輯諸儒之說剖
以己意妙得聖人之本旨昭于斯道之表的又嘗集小學近思錄羽
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
須臾離也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作辨三聖之旨歸專立筮占而宗

談萬変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其於礼也以儀礼為
経而取禮記及諸経史有及於禮者皆附本経之下具列註疏補其
闕遺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擧矣謂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覇
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周官編布周家周公運用天理爛熟
之書學者既通四子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
通鑑編年之体近曰軌縄以簡牘之法綱倣春秋目倣左氏而褒貶
大義凜乎烈日樂律久已无嘗討論本末擇則幽眇雖未及成書其
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端之非擣其巢穴破其
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荊棘擭陷之塗摧陷廓
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至於脱歳德尊言立猶
以義理無窮歳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礼兩極
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〻有序不

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
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
三嘆焉晚見諸生繚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
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葉賀孫曰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面盎
背當諸公攻偽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為之闊袖皂
緣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見有任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
而出

黃義剛問衣服制度曰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
寸否曰也無稽考處那礼上雖略說然也說得没理會處

楊炎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以接賓客畧無分毫畦町炎曰侍

立及之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絶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
倉坐支落不時故被人来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
嚴以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先生常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每
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

先生每徒行報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徘徊
顧瞻緩步微吟

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畧無倦接之意諸生
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々必
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

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

先生於客退立必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

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尚留之客輒有稟議令少待先生待客語及本路監司及守將必稱其官

小學朱說重編卷之三終